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曲艺与民间文学方阵

六 人 卷

惟楚有材

納于大麓

於斯為盛



文艺湘军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曲艺与民间文学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425-7/I·1813

本方阵定价:158.4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史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龙海清专辑

盘瓠文化的始作者 /003

从系统论看盘瓠文化的起因及其它 /022

——兼论一般图腾神话的起源问题

略论炎帝在中国文化中的意蕴 /040

何学威专辑

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崛起与民俗文化的复兴 /053

长沙划龙船的传说与稻作文化的关系 /060

从火神到灶神 /073

——炎帝神格的升降与泛化的思考

- 楚地建房习俗中的巫文化因子分析 /083
神变故事对宗教文学与说唱艺术的影响 /093

张劲松专辑

- 论中国远古的方形文化与八卦之起源 /103
惟源流新探 /118
“鬼”字之原始真意 /138
阴阳观念始于何时 /146

易重廉专辑

- 牛郎织女故事述论 /153
《九歌·河伯》祀主考 /173
“梅山文化”研究三题 /189

易先根专辑

- 黑祖传说与巫文化 /207
楚地梅山人的大同意识 /219
梅山文化与性 /233

张国荣专辑

- 《楚辞·大司命》篇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 /251
日本开辟神话与沅湘开辟神话比较 /265
十天干产生的历程及初义考辨 /275

总跋(谭 谈)/293



龙海清专辑

龙海清，苗族，中共党员，研究馆员，1944年出生于湖南凤凰一个边远的山寨，1968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并参加工作，曾为株洲硬质合金厂技术员，1973年改行到《株洲日报》任文艺副刊编辑，1981年调到湖南省文联工作，历任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楚风》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社长兼主编等，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已在国内外报刊、出版社发表和出版学术论文数十篇和其它样式作品百余件。主编或与人合作编撰出版了《中国谚语集成湖南卷》、《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巫风与神话》、《中国风俗辞典》、《中国民俗源流集成》等书。在主持湖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中，曾多次受到国家文化部等单位的表彰和奖励。

盘瓠神话的始作者

盘瓠神话流传于我国湘、黔、川、鄂、桂、滇、粤、闽、浙、赣等省少数民族地区,远涉东南亚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与民族史的研究关系极为密切。这不仅是因为这一神话的内涵反映了南方一些古老民族联合体名称(即盘瓠蛮)的来由,而且以此名称出现的民族于史籍中屡书不绝。要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研究,不能不涉及盘瓠神话,要对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例如苗、瑶、畲等)的历史进行考察,不能不正视“盘瓠蛮”的问题。然而这又是最为敏感而又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封建时代的文人因袭民族的偏见,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一神话历史化了。由此出现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将神话当成真实的历史本身,以致把图腾崇拜的对象说成了某些民族的先祖;二是对此神话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是封建文人为侮辱少数民族所杜撰的无稽之谈。为了澄清在盘瓠神话上所产生的种种混乱,有必要对它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盘瓠神话的始作者族源考,便是笔者探索之一。

一、从历史文献看“文人编造说”之不可信

盘瓠一作槃瓠，或盘护。盘瓠神话在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记载较早和故事情节较完整的，要推晋人范曄所著的《后汉书·南蛮列传》。其书云：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以少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皇帝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釜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獬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婁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由于这一记载离奇怪诞，曾引起一些文人的指责。唐代杜佑即说，“按范曄后汉史蛮夷传皆怪诞不经。大抵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类，未详其本出，且因而商略之。曄云高辛氏鼯能得犬戎之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按黄金

周以前分斤，秦以二十两为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汉分人，又周末始有将军者；其吴姓宜自周命氏。晔皆以为高辛之代，何不详之甚……按班贾序事岂复语怪，而晔纰缪如此，又何不减不愧之有乎！”^①杜佑的指责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却把范晔所记载的神话当成历史看了。他不懂得，神话原是一种口头创作，有其变异性。它会在世代口耳相传中，不断地以当代的生活内容补充或改换原作的内容。杜氏把这一神话的怪诞以及后世所增补的内容完全归结于范氏的“纰缪”，以为是范氏所编造，那是明显的错了。范氏的“纰缪”之处，就在于他把神话当成了历史本身，而杜氏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他也是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范氏所记载的神话的，故很难得到科学的结论。

其实，在《后汉书》以前，魏时鱼豢的《魏略》已有盘瓠的记载，^②稍后，晋干宝的《搜神记》、郭璞注《山海经》、《太平御览》引《玄中记》等书，都有盘瓠神话的记述。只是郭璞注《山海经》及《玄中记》中的盘瓠得封地点与《搜神记》、^③《后汉书》等所载不同，但情节却大体相同。仅此，已足以说明，盘瓠神话远在晋以前就有流传了，这决不会是范晔所凭空杜撰。

但是，神话中说龙犬盘瓠与高辛女相婚配而繁衍人类，则为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甚至引起某些人对这一神话原始作者的怀疑。有的进而认为：盘瓠之所以成为犬，那是过去文人在鱼豢《魏略》“俄倾化为大瓠”一句中，将“大”字加了一点，改成了“犬”字，并去掉了“化为大瓠”的“瓠”字，于是就成为“化为犬”的“史话”了。^④

这种说法似缺乏根据。按唐代李贤注《后汉书》所引《魏略》却是：“……妇人盛瓠中，复之以盘，俄倾化为犬，因名盘瓠。”《魏略》原文已散佚，查清人《魏略辑本》却无“化为大瓠”的话，不知作者所据何本而云然。此为其一。

其二,盘瓠神话虽以《魏略》记载为早,而以《后汉书》所述较全,但将之载于史书的,就目前所知,远在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就已有。应劭为东汉人,大约生于桓帝建和年间,死于献帝建安年间。《风俗通义》的产生当不会迟于公元220年左右。而《魏略》作者鱼豢为三国魏时人,《魏略》当然要迟于《风俗通义》。据唐李贤注《后汉书·南蛮列传》,于盘瓠故事之后注云:“此已上并见《风俗通》也。”《风俗通》即《风俗通义》,原本31卷(包括目录一卷在内计32卷)。《隋书》、《唐书·经籍志》所载目录,均记无缺。到宋时《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才记为10卷。足见在北宋时亡掉22卷,今仅存10卷。关于盘瓠神话的文字才不见于今本。但唐李贤作注时,言及此事,可见他当时犹见原书的。因此,他的注是可信的。特别是从“已上并见”字样,可以推知应劭所记和《后汉书》所记原是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李贤作注时,篡改了《魏略》原文。另一方面,应劭编著《风俗通义》所载的各种神话传说,并非他个人胡编乱造,都是以耳闻为据。他在说明编著此书用意时说,“至于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积习,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三十一卷,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⑤这说明,他编著《风俗通义》的目的,不在于杜撰怪诞之谈,倒是“惧后进益以迷昧”,故从“俗间行语,众所共传”中,“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加以合理的解释。通观所残留的全书,正是按此宗旨践行的。如前所列的比《风俗通义》略迟的《魏略》、《搜神记》、《玄中记》、郭注《山海经》,以及在《后汉书》之后的隋黄闵《武陵记》、唐樊绰《蛮书》、罗泌《路史》、《太平寰宇记》、《三才会图》、清陆次云《峒谿纤志》等等,都是将盘瓠和犬联系在一起的。很难

设想,仅是因《魏略》上的一点一字之差,就可以演变成《后汉书》所记载的情节较为复杂的神话,并且众多的史籍都如此沿袭下来。当然,过去封建时代的文人在记载这一神话时,往往受当时儒家的正统观念及讖纬说广泛流传所影响,不可避免地要掺杂记录者所带来的某些消极东西。但是,就这个神话的基本内容而言,并非某些古代文人添一点去一字,再加上错误的注释所致。若如不然,也就易于得出类似西方语言学派的结论。该学派认为“神话是语言有病”的结果,起初只是古人一句平常的话,因口耳相传,口音上有了错误,后人不知真义,反加曲解、注释,于是就产生了神话。这种神话起源论,显然是不符合神话产生的客观实际的。

二、从民俗材料看盘瓠神话 与苗瑶语族的关系

盘瓠神话到底是产生于文人笔下,还是原为民间所流传,只要看看民俗材料就非常清楚。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探索其民族的归属问题。

在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对盘瓠神话是并不陌生的。特别是苗、瑶、畲这几个民族,不仅广为流传着这个神话故事,而且还保留着与此相关的种种民俗活动。为了说明问题,兹分别略举例如次。

先看苗族。在湘西的苗族中,至今仍流传这个神话。说是颛顼时代,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耳朵上长了一个大肉瘤。有一天,这个大肉瘤忽然脱落,化为盘瓠。盘瓠因取吴将的头有功,被封为护国将军,并娶了帝女为妻。后来,盘瓠偕妻来到武山一个石洞,生下十二个男女,逐渐繁成后来的苗瑶

民族。^⑥这就是湘西苗族关于先祖来历的一种神话传说的梗概。在流传于湘西凤凰一带苗族的“Zhuo qiu”(在举行结婚仪式时歌师所说唱的一种祝词,从开天辟地讲起,讲人类的繁衍,谷种的来源,亲戚关系的产生,等等,内容十分丰富,相当于古歌性质,可音译为“招娶”词)中,就有“奶鬼巴滚”之说,即“神母狗父”之说。贵州松桃地区的苗族,还说“狗父”、“神母”之后的十二支族人带起竹筒铃子及五谷种子,迁居于湘川黔之地。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搜集和引用过的,还有苗族的《盘王歌》。^⑦在这部《盘王歌》中,又把盘瓠说成了造犁耙、种苧麻、绩罗花、织细布等方面的创造发明者。

由于神话中的盘瓠既是人类繁衍的始祖,又是农业生产及各种器物工具的发明者,因此,它也就变成了人们所崇拜和祭祀的对象。早在唐代,就有“时节祀盘瓠”的记载。^⑧宋代范成大在其《桂海虞衡志》也说:“岁首祭盘瓠,杂揉鱼肉酒于木槽,扣槽群号为礼。”清人陆次云《峒谿纒志》的记载则更为具体:“帝喾高辛氏以盘瓠为歼溪蛮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为诸苗祖。尽夜郎境多有之,……以十月朔为大节,岁首祭盘瓠,揉鱼肉于木槽,扣槽群号以为礼。”这种祭祀活动,现今苗族中已很少见,但在湘西苗族一些地区却仍保留有盘瓠碑、盘王庙,至解放前夕还香火不断。

与苗族情形不同,瑶族不仅广泛流传着盘瓠神话,而且,盘瓠崇拜的种种遗存表现得更为典型而普遍。在解放以后,瑶族地区仍保留着许多家传的《过山榜》。《过山榜》,有的又称为《评王券牒》,或《十二姓榜文》、《瑶人出世根底》、《过山来路图榜文》、《过山图》、《龙凤批》等等。瑶民将它视为神物保存着。仅在湖南江华等地,在解放以后已搜集到的就有一百多件(种)以上。榜文说:评王(有的记作“平王”)一只龙犬名

盘护,身余过海,咬杀高王(有的作紫王),载高王首级而归,被评王许二宫女为妻。后生下六男六女,评王闻知,喜之不胜,传下旨意,赐予十二姓,长男随父姓盘,余姓沈、鲍、黄、李、邓、周、赵、胡、雷、冯、唐(因地域不同、十二姓也不尽相同)。于是便形成了瑶族十二姓。评王因念盘护卫国有功,故敕下榜文,规定对盘护子孙不增派税赋伏役等若干条文。这就是《过山榜》的基本内容。^⑩因长期的口耳相授,辗转传抄,不可避免地要有所遗漏或增补;同时,因流传地区的不同,抄写者又根据当地情况加以改变,故此,《过山榜》形成了许多异文,甚至标题也是五花八门,不尽一样。但其基本内容,却是大体相似的。《过山榜》还记载说:“一敕赐龙犬盘护为始祖盘王,生前有人性之灵,死后有鬼神之德,许令男女敬奉阴魂,描成人儿之容,画出鬼神之像,广受子孙之祭礼……自今以后,许各三年一庆,五年一乐,……摇动长鼓,吹唱笙歌,务使人欢鬼乐,物阜财兴。”^⑪因此,瑶族祭祀盘瓠的活动,一直沿袭不绝。最隆重的活动是阴历十月十六日的盘王节所举行的“还盘王愿”(瑶族称盘瓠为盘王)。据有关调查资料说:“其祭祀有所谓盘王者,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举行,祀典最为隆重。瑶男瑶女参加者,动至数百以上,设盘具肉,大众流连,恒六、七日不散,用费恒巨。当开祀之时,择未婚嫁之男女,以绳互系一足,按板眼节拍,相与歌跳甚狎,观者如山,极一时之盛。并许汉民入内观看,但严禁讪笑,犯之者,当场逐退。”^⑫可见,这种祭祀活动既活跃又肃穆。“还盘王愿”分“家愿”和“大愿”两种形式。前者由每户人家单独举行;后者系一个村寨或几个村寨的几房族人全体参加,一般是三年“一小愿”,五年“一大愿”。还愿活动中,有女歌师二人,未婚男女若干,打盘鼓(即长鼓)、跳舞、唱《盘王大歌》。这种祭祀歌有几种抄本,长者为三十六

段,计三千余行。内容庞杂,十分丰富。其中,有关反映盘瓠内容的如《盘王出世歌》、《盘王献计》等“歌段”。《盘王献计》与苗族的《盘王歌》内容基本相同。除上述活动内容以外,在“还盘王愿”活动中,还有与崇拜对象表现得更为直接而鲜明的仪式。刘锡蕃《岭表记蛮》说:瑶族“每值正朔,家人负狗环行炉灶三匝,然后举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必扣槽蹲地而食,以为尽礼”。

为什么要举行“还盘王愿”活动呢?除瑶族传说盘瓠为其先祖以外,还有一个故事传说。这个故事传说在瑶族地区所流传的古歌《边宗够》中,就有所反映。在这部古歌中,不仅保留了如《后汉书》、《过山榜》所记载的盘瓠神话的基本情节,而且有所扩充。说盘王九十八岁时,因上山打猎,不幸失脚身亡,盘瓠子孙为之共同追念。在盘王死后,瑶人受逼,被迫漂湖过海迁徙。在水路飘泊中,久久不能靠岸,经祈祷许愿,盘王才呼风搭救儿孙,三天就靠岸了。^⑩这天正是十月十六日。因此,瑶民就把这天定为还愿祭祖的节日。又据有关传说,盘瓠也是这天所生,因此才形成了过盘王节的习俗。

畲族与瑶族的情形完全一样,崇拜盘瓠十分明显。在畲族地区所传承的《附王出身图记》(一作《护王出身为记》),其内容与形式和瑶族的《过山榜》基本相同。只是畲族的《图记》把盘王说成“附王”,并说他为“东海苍龙”所生,后杀蕃王,得高辛帝公主为妻,生三子一女,自相婚配,帝赐盘、蓝、雷、钟四姓。^⑪其姓氏比瑶族要少,这大约是根据畲族的姓氏情况而云然。除有上述的文字记载以外,在民间还普遍流传盘瓠神话故事以及用韵文传唱的《狗皇歌》。^⑫畲族民间还把这个神话故事绘成画像,称为“祖图”或“祖像流芳图”。他们还把帽子做成狗头狗尾状,在房子一定的部位也制作有盘瓠头像。^⑬为